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张铁马 曾立平 著

自从出了个朱皇帝

大明王朝

遗事

自从出了个朱皇帝

张铁马

大明王朝

遗事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从出了朱皇帝:大明王朝遗事/张铁马,曾立平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ISBN 7-5306-3600-6

I. 自 ... II. ①张 ... ②曾 ... III. 中国 - 古代史 -
史料 - 明代 IV. K24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619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bb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b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2 字数 289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20.00 元

目 录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

——代开卷小引

江南形胜地,足以立国	(1)
说从头,从头说	(2)
朱重八更名	(3)
将相本无种,贵在创变	(6)
群雄并起,谁拔头筹?	(9)

第一章 钟山龙蟠

钟山蟠一龙	(18)
南京城,世界之最!	(22)
聚宝门、神策门	(26)
紫禁城的烦恼	(31)

第二章 里巷之谈,史家不弃

“日月经天”之说	(38)
天子跬步	(39)
谁的傻主意?	(40)
丐户、户帖	(44)
丹书铁券	(50)
沈万三的悲剧	(58)
明初第一大案与“给事中”制度	(61)
大明宝钞	(67)
儒生找死	(68)
洪武轶事,白头人语	(72)
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宦官时代	(86)

第三章 洪武家事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101)
近乎于暧昧,说不出口的窝囊事儿	(103)

第四章 “老龙归旧窝”

龙归沧海,活人殉葬!	(115)
------------------	-------

第五章 大报恩寺的底蕴

永乐靖难	(125)
千古之谜	(129)
大报恩寺	(140)

第六章 北归潜龙之地

忠良死节	(149)
郑和下西洋	(152)
永乐北迁,南京留守	(155)
永乐天子可永乐?	(160)

第七章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六个朝代是非,一笔带过	(163)
明代北京的第一次保卫战	(164)
一代一代,又一代	(168)

第八章 “游龙戏凤”的正德皇帝

豹房之乐,乐无穷	(172)
正耶?德耶?	(179)
一棚大烟火	(180)
马氏一门的宠衰	(180)
私幸南海子	(181)
刘娘娘	(182)
南狩金陵	(182)
宁王谋逆	(184)
沿途琐闻	(185)
正德十五年,年头	(187)
正德十五年,年尾	(191)

第九章 移花接木,嘉靖续上断档的明代后六朝

瞎猫碰上死耗子,又能怎的	(197)
左顺门事件	(200)
阁臣倾轧,夏、严之争	(209)
“青词宰相”之谓	(217)
嘉靖之癖好	(219)
不“隆”、不“庆”的隆庆	(222)
从京剧《二进宫》说起万历皇帝	(224)

第十章 沉香床寻梦(上)

跨越嘉、隆、万三朝的民间传奇	(226)
夜光常满杯的脉络	(227)
回溯远古,玉杯问世	(228)
天地悠悠,玉杯复出	(231)
福兮!祸兮!	(231)
等闲平地起波澜	(236)
归兮,归何处?	(239)

第十一章 沉香床寻梦(中)

贾儒商秀,一字褒贬	(244)
秀水城里一人家	(245)
牝牡骊黄,一波三折	(247)
人间何处不相逢	(249)
相逢何必曾相识	(253)

项生修谈古今杯	(258)
富贵场中难本色	(263)
知人知面不知心	(266)

第十二章 沉香床寻梦(下)

丁一卯二,差三错四	(271)
人间夫妇,相守是缘分	(280)
为唱当时《乌夜啼》	(283)
不是冤家不碰头	(290)
梦断沉香床	(300)

第十三章 在位四十八年的万历

忘恩负义,自坏干城	(311)
“狗皮倒灶”的宫闱轶事	(312)
南曲源流	(316)
建储之争	(320)
留都南京的逸闻	(325)
万历三案	(333)
梃击案始末	(334)
红丸案始末	(340)
移官案始末	(343)

第十四章 秋风扫落叶

天启爷坐江山	(350)
乳母客氏的“对食”	(353)

“九千岁”的气焰	(354)
东林党人	(357)
杨涟的绝命书	(360)
“前六君子”、“后七君子”与苏州“五人义”	(363)
脸上贴金	(366)
崇祯五六七(扫垃圾)——明代最末一个皇帝	(368)
崇祯立朝	(370)
修枝去叶,初试锋芒	(371)
“客魏”末日,冤案昭雪	(374)
长山以改敕获戾	(377)
乌程以枚卜告讦	(382)

并不光明的尾巴

——代结束赘语

皇帝也是个人	(389)
甲申失国	(390)
南明余波	(393)
两个“囹圄”案件	(395)
弘光轶闻	(399)
龙子龙孙一窝龙	(400)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

——代开卷小引

江南形胜地，足以立国

那曾是六朝古都的南京城，也曾是“问君能有几多愁”的李后主所念念不忘的“雕栏玉砌应犹在”的南唐故都。

不过，认真说起来，六朝与南唐乃是局部性的割据政权。南京真正成为全国性的首都，则在明朝。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初，上召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均适，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上曰：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今建邺长江天堑，龙盘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大明王朝于南京。

南京之称，实始于此。

古往今来的许多秦淮旧话，早已时过境迁，如梦如烟，

英雄造时势，
时势造英雄

云山雾罩，湮没无闻。然而，在当时，却是鲜花般的娇艳，蜂蜜般的情浓。当然，也有的是山岩般的沉重，利锥般的戳心，以及残留的一怀愁绪与些许岁月的零落渍痕。

有一则传唱久矣的民谣：“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人人耳熟能详，却未必能求甚解。而令人疑惑的是：凤阳出了个真龙天子朱元璋，自应是人杰地灵！为什么反而是“十年倒有九年荒”呢？甚而至于：“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着花鼓走四方。”闹不明白，实在是闹不明白。

说从头，从头说

有人说：“时势造英雄”，也有人说：“英雄造时势”。考其究竟，原是互为表里，两个说法一回事儿。

元幼主阿速吉八天顺元年（公元1328年），安徽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一户朱姓人家，生了个儿子，乳名重八。

这年距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整整六十年。

为了巩固蒙古贵族至高无上的地位，元帝国实行民族分化政策，把人分为四等，区别对待。

地位一等的，自然是蒙古人；其次，是先被征服的中亚细亚、花剌子模诸国人，统称为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就是原来居住在北方的汉人和女真人；地位最卑下的第四等人，被叫做南人，那是居住在黄河以南的汉人。

朱重八一降生，即被纳入第四等人的范畴。

其时的元朝，由盛而衰，已进入末期。勉力又支撑了四十年，到了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统治者的王冠、帝王的徽号，竟落到了这第四等人的朱重八头上！你说，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朱重八更名

朱重八祖居江苏沛县，后居金陵附近的句容县，先人均是不折不扣的草民。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朝廷设江东建康道，下辖江宁、上元、句容、溧水四县。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闰二月，立建康淘金提举司，责令淘金户添课。朱家为了逃避沉重的淘金劳役，举家迁往泗州，亦即现今江苏盱眙县地界，后再迁至安徽濠州钟离。其父名叫朱五四，穷人家孩子多，生活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又逢上那些年先是大旱，继而又“大雪逾月、冰寒兼旬，野兽饿死”，再加上地震、大水、蝗灾。试想，连野兽都要饿死，朱五四的几个孩子，自然在劫难逃，只到人间报了一个到，就先夭折。

据《纪录汇编·卷12·天璜玉牒》记载：重八出生第三天，按照当地习俗，他爹到河边取水，准备为婴儿沐浴，水面忽有红罗浮至。正愁着伢子赤条条没有片布遮体，赶忙捞起红罗，正好给重八裹身。他爹忽有所思，立即为之更名为兴宗，盼着此子日后能兴旺发达，耀祖光宗。不曾想，这伢子果然做了皇帝，老朱家也随之兴旺，光鲜了两百七十六年。连带那皇帝出生地，也被赐名为“红罗障”。

然而当初孩童时，朱兴宗就是过着“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的生活的。淮河流域是个苦地方，水、旱、蝗、瘟，在那地界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连轴转。日子泡在苦水里，苦巴苦咽，很不惬意。熬到十七岁那年，他的娘老子相继去世，断了衣食依靠。钟离太平乡附近，有座皇觉寺，为了混一口斋饭，填饱空落落的肚皮，朱兴宗万般无奈，遁入空门，做了个小和尚。

皇觉寺是靠收取租米过日子的。灾荒年年，佃户自己都吃不上饭，哪里还有粮食缴租。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十月，朱兴宗入寺当和尚，不到两个月，就被当家方丈勒令四出游方化缘。大鱼吃小鱼，和尚亦分三六九等，朱兴宗只得托只瓦钵，风里流浪，雨中颠沛，走合肥，下河南，转颍州，到淮西，到处沿门化斋。饥一顿，饱一顿，浪迹人间，头尾将近三个年头。这段岁月历程，使他在后来做了皇帝时，嘴里的苦味儿犹未吐尽。以至在他所撰写的《御制皇陵碑》里还有所追忆、描述：“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跽；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决徉；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民不聊生，反抗元朝统治的呼声日涨。他化缘的淮西一带，正是白莲教流行的区域。游方和尚不仅与白莲教徒有所接触，也了解到他们反抗和推翻元朝的教义。

朱兴宗在化缘生涯中，被播入了“插旗造反”的种子。虽说佛门中人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理应拜忏、念经、敲木鱼、修来生的。但是，种子入土要发芽。何况他这和尚，入佛门本不为修行，旨在糊口而已。红尘万丈，路有千条；花

花世界，江山多娇；选择一条路，也就为自己选择了一世人生。不能让一顶僧帽，盖住了勃勃雄心；更不能让一套僧衣，束缚了手脚。

放眼四野，天下大乱；前后左右，刀兵四起。白莲教领袖韩山童，在颍上白鹿庄祭天告地，筹划起义。方国珍起兵于台州黄岩，张士诚在泰州树起造反大纛。一时间，烽火遍地起，烧红了半边天。

不甘寂寞的朱兴宗，心有所动，又有所顾忌，他似乎在等待。然而，等待什么？他的心里也没有答案。

烽火越烧越旺，竟也烧到了濠州。当地的郭子兴和孙德崖等人，在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率领有几千人马的一支队伍，冲进濠州城，杀掉了元朝官吏。后来，与刘福通起义军取得了联系，接受其领导，郭子兴等人都当上了元帅。

离濠州城南不过三十里地，还驻有一支元朝的人马。

明人笔记中，曾记载了当时这位游方和尚朱兴宗急于寻找出路，是投元军？还是投义军？“两难莫敢前”的心理状态。

恰好就在这时，他的一个参加了郭子兴队伍的少年时伙伴汤和，从濠州托人给他捎来一封信，邀约他去投义军。

二十五岁的朱兴宗，终于扯下袈裟，离开庙门，结束了游方和尚生涯，投进了郭子兴队伍，拿起兵器，当兵吃粮。而且，很快被提升为九夫长，并调到元帅府，在郭子兴身边做事。

这时，朱兴宗给自己更了名，大号改叫朱元璋，字国

瑞。

由“兴宗”到“国瑞”，他来了一个“三级跳”。他要从发家兴宗，到立国兴邦。

将相本无种，贵在创变

朱元璋既然吃粮当兵，并受郭子兴的赏识，也就唯他的命令是从，与元军交战，冲锋陷阵，立下不少功劳。

当时，濠州城里的义军有五个元帅，郭子兴只是其中之一。虽顶着“义军”名义，实际上农民造反而已，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和长远的计划。因而，各自为政，经常相互冲突。据《国初群雄事略》记载：郭子兴为人雄暴，每每与孙德崖意见相左，闹不团结。五个元帅虽有约定，间隔三五日相聚一次议事，但往往是孙德崖处事不当，郭子兴便出言相侵，总是争执不下，闹得不欢而散。若和元军作战，也是各打各的，所得之俘获，也就各自不客气地归自己包圆儿。由于郭子兴“勇悍善战”，每次打仗，总是冲在前面，仗打得大，缴获敌人的东西亦最多，那四个元帅只能干瞪眼，心里结下疙瘩，自不在话下。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九月，元朝脱脱丞相率大军攻破徐州。徐州的义军彭大、赵均用，各率领其残部逃至濠州。他俩人多势大，濠州的义军形势为之一变。彭、赵反宾为主，五个元帅反而受其节制。彭大也是个火爆性子，偏和郭子兴说得来，也许这就是好汉惜好汉。而赵均用却和孙德崖等四个元帅很投机。相处不久，孙等就和赵合谋，诓来郭子兴，用酒灌醉，关在孙家，准备伺机杀害。

其时，朱元璋在淮北得到消息，漏夜赶回濠州。中途被好心人劝阻，说是赵均用不止捉了郭子兴，还扬言要捉你，此去岂非是自投罗网？朱元璋说：人无义不立！郭元帅是我的主人，有难不去解救，不是大丈夫的作为。劝阻的人反倒受了感染，愿同他携手一起救人。

他们赶到郭子兴家，与郭子兴的二夫人张氏一同去找彭大相助。彭大是个点火就着的人，立即披上盔甲，带了兵卒，围住孙家要人。孙德崖即遣人去给赵均用送信，看来一场火并在所难免。朱元璋不顾自己安危，耸身爬上屋顶，掀去瓦片，从屋顶上用绳系下，救了郭子兴。等到赵均用赶到，郭子兴早已被救走。双方没有交战，不了了之。

由此，郭子兴把收养的孤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

这件事儿，使朱元璋受益良多，不止是救了主人，得了妻子，更在于获得了普遍信任，认为他是个讲义气的汉子。郭子兴部下崇敬他不算，其他几个元帅的部下对他也很佩服。

这之后，朱元璋率领一支人马，与元军周旋作战，先后攻克了安徽的含山、灵璧和虹县（今安徽泗县）。

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六月，元将贾鲁率大军前来围剿濠州义军。几场血战，虽保住了濠州城，双方的死伤都很多，义军人数大大减少，力量有所削弱。

朱元璋在郭子兴面前自告奋勇，回家乡钟离去募兵，遂带着汤和同去。不几日，就招募到七百人，大都是在一起玩大的儿时伙伴。徐达、周德兴等人，均是此时入伙的。

回到濠州，朱元璋就由一个小小的九夫长，擢升为镇

抚。郭子兴指派他就率领这七百人，在部下效力。

七百人不多，但却是一支抱得紧的精干队伍，也可以说是他日后打天下起家时的基本力量。

朱元璋做了三年游方和尚，从中得益匪浅。化缘期间，曾跑遍了淮北、淮西，直至河南的东、南部。熬了筋骨，练了意志，熟悉了这些地方的山川地理，领略了不同的风俗习惯与世态人情。若说他原是个“土包子”，可这土包子的肚子里，已灌进了一部《山海经》；若说他只是个“凡人”，可这凡人的七窍，已经是开通豁亮的了。

七百人马是基本队伍，斗志越战越旺，在征战中越打越精。及至攻定远时，兵卒已激增到近四千人，成为一支相当精锐的队伍。俟后，攻滁州、取和县，又有花云、冯国用、冯国胜弟兄和李善长等人来投。

花云是员猛将，横涧山一战，杀败了元军张知院，收编了定远缪大亨义军所部二万人马，军威大振。

冯国用、李善长都有一肚子学问。李善长在回答朱元璋提出的“四方战斗，何时才能平定？”的问话时说：秦朝末，天下乱。汉高祖芒砀起义，知人善任，更豁达大度，行仁义，仅五年，就平定天下。而今，元朝天下土崩瓦解，若能效仿汉高祖之所为，天下是不难平定的。

这番话，对朱元璋是很有影响的，也开阔了他的思路。汉高祖是沛县人，和自己的先世同籍，与濠州也相距不远。他能成为一朝的人王帝主，我自然也能。不过，往高处攀，是要有非凡的胆识和勇气的。